

式，頗有說服力，但是，我們又如何理解書中第130頁的統計數字呢？其中說，閩粵桂地區60%的天地會組織是當地人創立的，而不是在逃的台灣人、閩南人和粵北人創立的。

相反，如果作者遵循自己所推重的人口學理論並參照社會環境變遷等因素，清中葉後，天地會呈扇形輻射、會黨名目層出不窮的現象，甚至包括其政治性格等問題，都不難迎刃而解。

最後，必須看到，本書在結構

上還有值得商榷之處，第六章「中國結拜組織與晚期中華帝國」僅用了區區五頁加以論述。作者的原意是，在這一章裏，「將前面各章所述材料和觀點放入一個更大的背景中加以考察」，實際上，由於篇幅所限，作者的目的並未達到——至少有兩點，一是會黨在中華帝國晚期社會的活動特徵，即會黨的對內互助、對外犯罪與反清鬥爭的關係；二是會黨的政治性、破壞性是如何被後來的政治團體所利用的。如此，全書不免頭重腳輕。

拓寬視野，努力構築新範式

● 黃云靜



劉宏：《中國—東南亞學：理論建構·互動模式·個案分析》（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

由劉宏撰寫的《中國—東南亞學：理論建構·互動模式·個案分析》（以下簡稱《中國—東南亞學》）一書，於2000年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該書清晰而真實地記錄了作者成長於中國大陸，遊學於歐美日，任教於新加坡，在學術殿堂裏不懈地探索、思考的歷程和軌迹。

劉宏的《中國—東南亞學》由四部分組成。作者提出「中國—東南亞學」的概念，既是對主流學術界民族國家視野的反思，也試圖闡釋一種不同的分析構架。

如果說「接觸區」是作者構築中國—東南亞學的分析模式的出發點，那麼，「從亞洲看亞洲」則是作者構築「中國—東南亞學」的分析模式的主要目標。作者強調應平等、客觀地看待不同文明的次區域之間的互動。

完成於不同時間的文字，體現了作者學術素養的不斷積澱；而在不同緯度上遊學與研究的經歷，則拓展了作者的視野。因此，該書既反映了作者個人的學術成就，也向讀者展現了一幅「既透徹明瞭，又令人深思」的知識圖景。

《中國—東南亞學》由四部分組成：「東南亞視野」部分主要構思或完成於中國大陸，體現了作者早期所接受的學術訓練，即常規性的、以民族國家為基礎的分析框架；所關注的主要問題是在東南亞區域範圍內國家與社會關係變遷的不同模式。在「中國與東南亞」部分，他開始超越民族國家和區域的界限，試圖從外交關係這一傳統領域之外探尋跨國與跨區域交往的多層面性與複雜性。作者關注第三世界國家之間在現代化進程中的互動和影響，並具體探討了中國進入後殖民時代印尼現代化話語的背景及過程。「當代海外華人跨國網絡」部分則主要探討二十世紀尤其是近20年來海外華人社會與商業網絡的形成與特徵。「導論」部分完成於新舊世紀之交。作者在此提出了「中國—東南亞學」的概念，這既是對主流學術界民族國家視野的反思，也試圖闡釋一種不同的分析構架。

該書的特色體現在以下幾方面：首先，把具體問題的探討與理論分析結合起來。作者的研究特點是融專題研究與理論探討於一體，在對每個問題進行研究時，都援用相關理論進行全面和深入淺出的闡釋，並揭示所研究的具體問題的理論含義及啟示。因此，結論部分往往也是其文章的精華所在。其次，

對現有的理論與分析模式進行批評。作者在應用現有的理論與分析模式對具體問題進行學術探討的同時，又對相關的理論進行批判，指出其局限，進而提出自己的見解。第三，不斷吸收西方社會科學新理論。作者在過去十多年裏遊學與研究於世界各地，「每到一處，他都與全球化的新學術思潮相接觸」（王賡武序）。因此，他能夠站在國際學術發展前沿，在深入理解的基礎上把一些新理論與新概念運用於亞洲問題的研究中。

作者認為，中國與東南亞之間的互動不僅在歷史上存在，在全球化浪潮中更加明顯和突出；民族國家和區域界線在全球化過程中顯示了它們的局限。為了突破舊的研究模式，並把握迄今為止被忽視的次區域之間的聯繫，作者建議從新的視野看待亞洲。根據劉宏的定義，「『中國—東南亞學』（Sino-Southeast Asian Studies）是一種具有內在邏輯性的分析框架，用於系統地和科學地研究中國與東南亞之間長期互動的動力、進程與後果。它不僅注重貨物、資本、信息和人口的雙向交流，而且也注重這些互動關係如何產生新的社會文化與政治經濟格局及其對國內、區域和全球的影響」。在論證這一模式過程中，作者引用了「接觸區」（Contact Zone）和「跨國主義」（Transnationalism）的概念。他認為，這些概念及相關的理論不僅涉及民族國家，而且更注重不同地理／文化圈之間的互動及其後果，因而具有啟發性。作者將「接觸區」作為分析的起點，試圖「解構並闡釋亞洲次區域之間的互動模式及其對

民族國家內部進程的影響」。而這個起點也就是多數中國或東南亞研究學者所認為的終點，亦即各自文明的交界處。因此，「終點作為開端」成為「中國—東南亞學」的核心。「接觸區」並非具體的地理區域，而是無具體形狀、無固定邊界的概念上的區域，正如王賡武在序言中所說，「中國—東南亞學並非向我們提供另一個地理框架。他所更關注的是，如果我們將自己局限於現有的佔主導地位的教學與研究結構之中，我們可能失去我們的研究對象所提供的全新視野」。

如果說「接觸區」是作者構築「中國—東南亞學」的分析模式的出發點，那麼，「從亞洲看亞洲」則是作者構築「中國—東南亞學」的分析模式的主要目標。作者強調應平等、客觀地看待不同文明的次區域之間的互動。因此，他既批判西方中心論，諸如薩伊德 (Edward Said) 所批判的充滿文化霸權主義意味的東方主義，以及早期的現代化理論；又對其他的地域中心論抱有警惕。作者特別指出，為了避免「中國中心論」的偏見和誤區，「我們尤其要注重中國—東南亞互動之中的反向交通」。此外，他還關注到自我東方化和西方主義等相關問題。

本書在方法論上也頗具特色。作者尋求一種「中觀」分析法，試圖在宏觀理論和大敘述與微觀實證研究之間建立一個平衡點。書中除了反映歷史學的基本關懷，也融入政治學、社會學、文化研究和經濟學的一些相關概念和理論框架，並在此基礎上進行科際溝通與整合。特別要指出的是，該書還反映

出作者嚴謹的治學態度。首先，作者把自己的研究建立在佔有豐富的中、英、日、荷和印尼／馬來文等文字資料的基礎上。它們包括檔案、政府文獻、口述史料、遊記、報刊；作者也進行田野考察，並採訪相關的人物以獲取第一手資料。其次，作者思路縝密，論證深入細緻，顯示其邏輯清晰、條理分明的思考。第三，作者嚴格遵循學術規範，對每一個專題的研究必定包括作者對有關這個專題研究的學術史回顧及評論，進而提出問題，然後就所提出的問題進行探討、研究。

當然，一種新理論範式從提出到成熟，需要不斷完善的過程。「中國—東南亞學」這一範式剛剛進入人們的視野，若說它已經成熟是不符合事實的。該書對一些新理論、新概念的運用尚缺乏明確的界定。比如，在運用網絡的有關理論與概念進行研究時，如何看待尋求累積社會資本或政治資本的過程及其行為與尋租行為的聯繫與區別？此外，「中國—東南亞學」的分析模式與傳統的國際關係分析模式之間的關係也還有待進一步釐清。

總之，在新格局面前，《中國—東南亞學》以更新、更廣的視野思考更新研究理論和方法的必要，並為如何更新指出了一個方向。鑒於該書從民族國家、區域研究在現有的分析模式上及理論上的困境出發，提出了一種新的理論範式，筆者建議，不僅是從事東南亞、亞洲研究的朋友，而且從事其他區域研究或全球化有關問題研究的朋友們，都不妨一讀此書。

「中國—東南亞學」這一範式剛剛進入人們的視野，若說它已經成熟是不符合事實的。該書對一些新理論、新概念的運用尚缺乏明確的界定。比如，在運用網絡的有關理論與概念進行研究時，如何看待尋求累積社會資本或政治資本的過程及其行為與尋租行為的聯繫與區別？這還有待進一步釐清。